

# 与 诗歌 翻译 批评

百定安/著

SHIGE  
FANYI  
YU  
PIPING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诗歌翻译与批评

SHIGE FANYI YU PIPING

百定安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歌翻译与批评/百定安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563-0172-0

I. ①诗… II. ①百… III. ①诗歌-翻译-研究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1571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钟会兵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 [www.tass-tj.org.cn](http://www.tass-tj.org.cn)

印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09 千字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 上编 对诗歌译本中歧义性的探究

——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作品为例

|                                                          |    |
|----------------------------------------------------------|----|
| 前缀 .....                                                 | 3  |
| Sail's Yarn 水手奇事 .....                                   | 12 |
| Agitated Meditation 不安的冥想 .....                          | 19 |
| Morning Approach 晨光将至 .....                              | 23 |
| There is Peace in the Forging Prow<br>高速前进的船头有一种安宁 ..... | 26 |
| Midnight Turning Point 子夜转折点 .....                       | 33 |
| Weather Picture 气象图 .....                                | 38 |
| Tracks 轨迹 .....                                          | 41 |
| After an Attack 劫后 .....                                 | 44 |
| The Journey' s Formulae 旅行公式 .....                       | 48 |
| The Couple 夫妇 .....                                      | 55 |
| Face to Face 面对面 .....                                   | 59 |
| Syros 锡罗斯 .....                                          | 63 |
| A Dark Swimming Figure 游弋的暗影 .....                       | 66 |
| Nocturne 夜曲 .....                                        | 69 |
| Lisbon 里斯本 .....                                         | 73 |
| Hommages 献辞 .....                                        | 77 |

|                                          |     |
|------------------------------------------|-----|
| Morning Birds 晨鸟 .....                   | 85  |
| About History 有关历史 .....                 | 91  |
| Loneliness 孤独 .....                      | 100 |
| Oklahoma 俄克拉荷马 .....                     | 109 |
| Downpour over the Interior 落于内部的暴雨 ..... | 113 |
| After Someone's Death 某人死后 .....         | 123 |
| In the Open 旷野 .....                     | 129 |
| Slow Music 缓慢的音乐 .....                   | 143 |
| Few Minutes 几分钟 .....                    | 147 |
| Breath space July 七月, 呼吸空间 .....         | 154 |
| By the River 与河同流 .....                  | 163 |
| Outskirts 郊区 .....                       | 171 |
| Traffic 交通 .....                         | 176 |
| Night-duty 值夜班 .....                     | 185 |
| The open window 开启的窗户 .....              | 189 |
| Preludes 序曲 .....                        | 195 |

## 下编 诗歌翻译中的语际批评

|                                               |     |
|-----------------------------------------------|-----|
| 前缀 .....                                      | 205 |
| 罗伯特·勃莱: “他站着, 身后是暴风骤雨”<br>——意象与深度意象 .....     | 206 |
| 泰德·休斯: “一只黑背鸥, 像一支铁杵慢慢弯曲下来”<br>——动物诗与象征 ..... | 219 |

|                                     |     |
|-------------------------------------|-----|
|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搜索船帆而星群剧烈颤动”         |     |
| ——隐喻与象征 .....                       | 233 |
| 西尔维娅·普拉斯：“清晰的元音如气球升起”               |     |
| ——基于词典意义又高于词典意义的现代诗歌语<br>汇（上） ..... | 248 |
| 巴布罗·聂鲁达：“你如‘忧郁’这个词”                 |     |
| ——基于词典意义又高于词典意义的现代诗歌语<br>汇（中） ..... | 273 |
| 阿德里安·里奇：“再不用听荒原上的狼群月下狂欢”            |     |
| ——基于词典意义又高于词典意义的现代诗歌语<br>汇（下） ..... | 288 |
| 柯勒律治《老舟子行》的两个译本以及民国诗歌翻译<br>.....    | 317 |

## 上编

# 对诗歌译本中歧义性的探究

——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作品为例





## 前缀

本书最初的结构与现在完全不同，分为翻译理论批评和作品译介。但当我半年努力接近完成时，发现单纯絮叨理论不免空泛，难以出新，倒不如推倒重来，在翻译中商讨翻译，在实践中商榷理论。所以，第一部分专门探讨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诗歌不同翻译中所呈现的歧义性，第二部分则着意选译一些我有共鸣的诗人的诗作进行讨论。所有作品，无论是以英语或非英语，都一概采用英语文本、汉语试译文本进行探究。

市面上关于托马斯的诗歌中文译本，迄今为止较为齐全的主要是由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默全集》（四川出版集团）和董继平翻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在书中分别简称“李译”和“董译”）。其他的均为散译。

之所以选择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理由很简单：迄今为止，汉译的西方诗人没有一个人像特朗斯特罗默的译本引起如此大的争论。

托马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中文市面上大量的译作应运而生，热闹一时，但很快归于宁静，可谓兴也忽焉，落也忽焉。不得不说，这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诗的翻译有关。

事实是，特朗斯特罗默的译者们在帮助读者消除语言障碍的同时，并未完全清除反而还加强了诗意的障碍。人们能够记住的，反而是围绕着他的诗的翻译所展开的那场激烈争论。

汉译诗歌的整体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有关批评不绝于耳。最近看到的最尖锐的批评出自乔纳森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特朗斯特罗默与糟糕的翻译》2011.10.30）：“如今的汉语译诗，绝大多数已不再有价值。它们失去了血和骨肉，只留给读者少许无味的皮毛。写诗的人不译诗，译诗的人不懂诗，而只有不懂诗的人在读这些劣译的诗。这不仅是译者的问题，也是诗人的问题，甚至是当代汉语的一个大问题。劣诗不仅败坏原作，也持续败坏着我们心爱的母语”。

而诗人翻译家北岛对中国诗歌翻译现状的批评更加尖利。他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哀叹道：“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如今，眼看一本本错误百出、佶屈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

**争议大的地方一定比别的地方有更大的空间可供开拓。**

译诗需要胆识和勇气，更需要有对诗歌意识的深刻领悟和诗歌技术的反复考量。对于这项紧张、谨慎的工作，译者必须怀有极大的敬畏，如履薄冰地从事。诗歌翻译更是翻译中备受挑剔、极富挑战因而也是难度最大的翻译。它必须遵守关于翻译的全部规则，并且还有另外一个标高：

尽最大可能保持诗意并遵从诗歌自身的各种技术要求。

2011年，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说：“因为他凝练、透彻的意象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道路。”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直接了当地评论道：“特朗斯特罗默是为数不多的对世界文学深具影响的瑞典作家。”但是，他是西方诗人中在汉译过程中被曲解最严重的一个。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找到它的源头，在反复的阅读中重新认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事实证明，这样的再发现深具意义。在中国重译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人伊沙，多次惊呼，发现了真正的特朗斯特罗默。固然，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是一次发现之旅，但是我相信，没有一次阅读会比阅读特朗斯特罗默的译本更令人诧异。

翻译就其本质只能是原作的影子，是模仿前提上的“再创造”。而劣质的翻译至多就是“影子的影子”。这种影子有时甚至模糊到令人生疑，或者直接就是一种背叛。

现在，是我们必须静静地坐下来认真谈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谈论诗歌翻译与批评的时候了。我无意对首译或前译者作出不加分析的批评，相反，首译充满风险，因为没有借鉴和比较，他只能披荆斩棘独自趟出一条道来。在这个意义上，后译者有理由比前译者译得更好，否则这种工作就毫无意义。

令人信服的批评，总是建立在对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充分探讨和商榷，我们从中得到启发，对翻译的理解逐步加深，并进而引导我们今后的翻译实践。我们每这样做一次，都会把这种讨论向前推进一步。

关于诗歌翻译的探讨永无止境。诗歌翻译永远处在“没有最好，只有较好”的状态，这由不得我们去争吵，诗歌的种种特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翻译是无可挑剔、尽善尽美的。

本书定名为《诗歌翻译与批评》，带有比较诗学的部分性质。我所做的主要是说明我对该诗的认识和理解，对我为何如此翻译提出自己的思维依据，也毫不掩饰地说出我的困惑或疑惑的部分，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进一步讨论。其中一定有诸多不足、失误，就此求教于各位方家。我知道，它不仅是通常的关于翻译的一般性辩论。只要翻译深入到具体文本，外语文本、译文俱在，它就可能是鲜花，也有可能是靶子，所有批评的人们仿佛顿时都有话可说了。

我提出的最高翻译理想是“气息相投”。这并不新鲜，之前的“信、达、雅”原则、“腔调”说、“风格”论等等，都是对翻译原则的个性表述，基本切中了诗歌翻译的几个要素，也为我们评价一个译品提供了基本尺度。中国一百多年来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从实质看并没有大的突破。

诗歌由语言结构和艺术方法两方面构成，写诗和译诗都只能在这两方面展开。作为对原创诗歌的传播形式（包括古诗今译和异文传输），译诗必须寻找和能够表现出原作的基本特质。中国古代文论讲“神韵”，讲“境界”，讲“格调”，讲形神兼备，翻译也当然要讲这些，所不同者，翻译作为具有被动表象特征的工作，务必契合原作的内在韵致和形式要素，既要“貌合”，更要“神似”。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甚至以近乎专断的语气

对翻译在传达原作的“特质”上给予不容置疑的限定：“即使文本中没有条件都要这样做”。

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诗歌写作主体的主观意识更加强烈鲜明，由此形成典型的个性化写作，每个诗人的写作都携带着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即使同属一个所谓的流派），好的译作就是能够让读者辨识出诗人“栩栩如生的独特而鲜明的个性”。

博尔赫斯在《诗艺》*This Craft of Verse* 中概括出荷马史诗具有以下几个特质：清楚明了（clarity）、尊严高贵（nobility）和朴素简约（simplicity）。诗人译者舒丹丹在介绍她翻译的当代欧美诗人中，拉金（Philip Larkin）“冷峻、嘲讽”，卡佛（Raymond Carver）“感伤、谦卑”，保罗·穆顿（Paul Muldoon）有“隐含在沉重里的幽默”等等（舒丹丹：《别处的意义：欧美当代诗人十二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诗人作品中的这些丰富的个性化信息，正是我们阅读或翻译时必须破译的集合密码。

“气息相投”（王家新称为“同气相求”）中的“气息”，是诗意、风格与形式的综合。气息对应，就是强调原作和译作之间在可以对应的几乎所有元素，都要尽可能对应而不是偏离，尽可能减少译作原本无法根本消除的、译者的“自我理解”和“自由表述”（所谓“再创造”），达到“仿佛诗人是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的境地。

“气息”，乍听起来似乎抽象、不可捉摸、难以界定（这是所有诗学的一贯特征），但在从事诗学的优秀诗人那里，

其实都始终存有一条基本的底线并且彼此相去不远。在黑山派诗人奥逊（Charles Olson）和克尔里（Robert Creeley也译克里利）看来，诗学的“主位对象”就是“气的运行”。“诗本身必然是，每一分钟每一点都是一个高度‘气’的建构，而在每一分钟每一点都同时是‘气的放射’”。我们说一部译作好，就是在说我们在另一语言中重新发现和找到了原作迸射的气息，读者能够轻易从译作中辨认出某一诗人来而不会认错。相反，我们也能从气息中感受到某些译作的不对称（包括语言个性，腔调，形态，甚至本人的性格等等），它们更像译者本人的作品而非原作。

诗人柏桦在《回忆：一个时代的翻译与写作》一文中说：“我以为一个译者只有在与被译者的内心达到彻底的契合才可译之，因此此时二人已不分彼此，恰如一人。这一点犹如波德莱尔译爱伦·坡时那种触电的感应。”这里的“彻底契合”，是原诗释放的信息与译者内心感应的重合和呼之欲出。译者应该摆脱自我（而不是放任自我）进入原诗的中心，在尊重原诗的基础上，借助译入语（target language，又称“目的语”、“归宿语”等）以诗的语言再植诗歌美学。人们谈翻译的“不信”，这当然包括词语的“不信”，但最关键的往往是“气息”上的失真。

“气息”不仅是诗歌中存在的简单的物理现象，而且是一首诗歌包含的从意义到形式的全部成分的综合。其中最主要的几种成分，亦即吕洽慈（Richards）的四种意义：文意（sense），情感（feeling），音调或口气（tone）和意图（intention）（见 L.A.Richards, The Practical

Criticism, pp. 179-188)；或庞德所说的“三个层次”：音乐层次 (melopoeia)，意象层次 (phoenopoeia) 和思理的舞跃 (logopoeia, “dance of the intellect”)。白莱克缪 (R.P. Blackmur) 说得更形象，将意义活动称之为“语言的手势” (gestures of language) (均引自叶嘉莹《与作品对话》，见《中国诗学》p127-128，三联书店，1992年版)。因此，“翻译不只是停留于语言表层的意义上的传达，而是力求在口吻、情绪、意象等多方面做到‘归宿语’与‘始发语’ (source language, 又称“源语”) 的对应，在语际转换中力求把‘失真’减少到最低限度” (余光中语)。一部翻译史，这方面的经验不少，教训尤多。

万之先生翻译 (书中简称“万译”) 的《航空信》 *Air Mail*，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和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勃莱 (Robert Bly) 1964~1990年间的私人通讯集，在那里，除了有对二人兄弟般的友谊的记录之外，还有许多关于诗歌翻译 (尤其是二人之间诗歌互译) 的具体探讨，这些探讨，对我理解诗歌翻译和诗人作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类似的著作还有不少。

我采用的是英文转译本。这种转译几乎就等于柏拉图所说的“影子的影子”。因此，对各种英语译本的判断，只能在几种英文译本或者从瑞典原文直接译为汉语的文本之间进行比较。我所依赖的无非是语言、美学、诗学等的比较方法、诗人自况或者其他诗人、评论家、翻译家等的评论。

我选译采用的英文译本主要是罗宾·富尔顿 (Robin Fulton, 又译若彬·福尔顿) 译本, 也有若干其他译本。它们分别来自 *17 poems* 《17 首诗》、*Secrets on the Way* 《途中的秘密》、*The Half-Finished Heaven* 《半完成的天空》、*Soundings and Tracks* 《声音与轨迹》和 *Seeing in the Dark* 《暗中看》几部诗集里选出的若干首诗。

富尔顿译本是公认的最为准确的译本, 这在作者本人的书信中也数次得到肯定。对勃莱等译本颇有微词的马悦然 (Goran Malmqvist, 本名马尔姆奎斯特) 在《巨大的谜语》译者序中也对富尔顿赞赏有加: “将托马斯的诗译成英文的起码有十个翻译家, 其中最优秀的翻译家, 据我看是苏格兰诗人兼翻译家若彬·佛尔顿。他把托马斯所写的诗和散文都译成节奏跟原文一样的英文。佛尔顿精通与瑞典文很接近的挪威文”。尽管在对各种译本进行讨论时发现, 富尔顿的译法并非完美, 但作为对译, 我的译文仍然必须保留与该译本对应的汉译。

李笠的译本直接从瑞典文译出, 我在本书中只是用来比较, 并不以英译本作为标本加以臧否, 这是要特别说明的。但万之先生的若干译作, 我会不失时机地引用以资参照, 因为它们同样也是从瑞典文直译过来的。在此过程中, 对能够查找到的同一首诗的不同英译本我也引用作为比照。

我没有选译散文诗作品。我发现, 虽然这类诗作的译文也各有不同, 但其差别远远小于诗歌译作——由于散文诗自身语意跨度不大且有上下文的部分逻辑关联, 译者在理解和传输上所遇到的风险自然要比诗歌小得多。



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在本书中表达的观点均属个人一己之见，一定存在诸多偏颇；我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翻译比谁的更好些（由于受到自己的学养水平和业余写作的时间所限，有的地方甚至会出现错误或遗漏，这些都是要提前说明的），而只是采取了尽量客观、比较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唤起对诗歌翻译理论的深入思考和商榷。最突出的是，本书在使以前许多模糊的东西明朗化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我的不少疑惑。这些疑惑在通常的语际对译中并无机会提出讨论，本书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有的解决了，而有的只能暂时搁置起来，供大家一起思考解决——事实上，每个译者都或多或少被各种疑惑纠缠过（这可以从特朗斯特罗默与勃莱讨论双方诗歌译本时提出的各类问题为证）。

读者也会发现，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问题进行再讨论。这不是为了重复，而是我从来就不打算在一首诗的评说中将某一问题写成长篇大论。

特朗斯特罗默，又译特朗斯特罗姆或特兰斯特罗默。本书中引述的不同译本若有不同译法，均保留原译，在此先做说明。而我在本部分均用“托马斯”。

个别书名、人名、文学流派或文学批评术语，在不同译本的译法也有不同。首次出现时，我将以原文对照或其他式加以说明，只要不影响到读者的理解，都尽量保留原译以不损伤其原有的叙述品味。